

九重凤阙

灯火阑珊◎著

JIU CHONG FENG QUE

延绵不绝的亭台楼阁中

是寒玉生烟、胭脂生凉的寂寞宫愁

九重宫阙的水晶珠帘后

是金枝玉叶、权柄玉座的血腥杀戮

起点PK榜首冠军 点击千万文章



九重凤阙

灯火阑珊 著

JIU CHONG FENG QUE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重凤阙. 上/灯火阑珊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9
ISBN 978-7-80623-831-8

I. 九… II. 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1281 号

九重凤阙. 上/灯火阑珊 著

出版统筹:单占生
策划编辑:邵 玲 侯 开
责任编辑:邵 玲 杨慧君
美术编辑:王井起
责任校对:顾 清

出版发行: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
邮政编码:450011
承印单位: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25
字 数:440000
版 次: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80623-831-8
定 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重 宫阙深深 道阻且长

- 第一章 冬雪伊始/ 3
- 第二章 生辰之议/ 10
- 第三章 祸福难料/ 17
- 第四章 池畔初遇/ 25
- 第五章 烟火飘零/ 32
- 第六章 莲花初幸/ 38
- 第七章 珠胎暗结/ 50
- 第八章 双喜临门/ 64
- 第九章 步步惊心/ 71
- 第十章 火树银花/ 86
- 第十一章 惊神一剑/ 99

第二重 波澜迭起 彩云易散

- 第一章 刺客余韵/ 107
- 第二章 生死一线/ 116
- 第三章 恍如一梦/ 121
- 第四章 暗夜刀光/ 132
- 第五章 东窗事发/ 141
- 第六章 各怀心机/ 149
- 第七章 曲终云散/ 155
- 第八章 寒夜春宵/ 161

第三重 日月轮回 玉洁冰清

- 第一章 故人夜话/ 173
- 第二章 太后风采/ 186
- 第三章 白发红颜/ 192

目

录



第四章	豪门贵阀/	203
第五章	假戏真情/	208
第六章	此情难诉/	218
第七章	智者东来/	226
第八章	大齐亲王/	234
第九章	天下大势/	240
第十章	深山遇险/	245
第十一章	绝地逃生/	253
第十二章	滴水成冰/	259

第四重 暮鼓晨钟 迷途难返

第一章	冰天雪地/	267
第二章	禅意深远/	274
第三章	山雨欲来/	279
第四章	太后寿宴/	289
第五章	落花飘零/	298
第六章	绿血含芳/	303
第七章	新人如玉/	310
第八章	尔虞我诈/	315
第九章	引火烧身/	319

第五重 寒玉生烟 胭脂生凉

第一章	笙歌曼舞/	331
第二章	月冷露寒/	341
第三章	火上浇油/	348
第四章	心机歹毒/	355
第五章	琼华暗香/	365
第六章	霜冷难眠/	372
第七章	统领之职/	380
第八章	玉壶冰心/	388

第一重

宫闱深深

道阻且长



第一章 冬雪伊始

苏谧靠在墙上，把手中的水桶放在一边，轻轻对着红肿的手掌哈了一口气。这见鬼的天气，才刚入冬就冷成这个样子。

昨天刚下了今冬的第一场雪，今天倒是放了个大晴天，太阳明晃晃地当头照着，却没有一丝暖和劲儿，都晒了一天了，那树梢上的雪还是没有一丝一毫要融化的迹象。倒是这寒风一阵比一阵够劲儿，吹在脸上像小刀子割似的，直吹得人脸上生疼。

幸好把昨个儿刚刚做好的棉衣穿上了，她一边跺着脚一边想着。

看看天色也不早了，水还得快点提回去，屋里头主子还等着用呢。

她弯下腰提起水桶刚迈步，却听见身后有人叫道：“苏姐姐，苏姐姐……”

回头一看，原来是采薇宫东后院里的小太监小禄子，正忙不迭地跑过来。

“姐姐今个儿怎么出来提水了？这天气这么冷，这路上又是雪又是冰的，还是给我吧。”小禄子一边伸手抢过苏谧手中的水桶，一边问道。

“昨个儿那一场大雪，把院子里头的井给冻上了。今天一早起来打水，水桶抛进井里砸出好大一声儿，倒把我和卫主子吓了一跳。”见他执意要提，苏谧也不再推让。

“这个姐姐不知道了吧？下雪天夜里得把井口给封上，随便找个盖子啥的就行，最好上边再盖上一层稻草，早晨揭开就没事了。”两人一路往前，一边说着。

“看这天气，只怕这几天都要出来打水了。”苏谧轻轻哈着冻得快要失去知觉的双手，一边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天气才会回暖。”

“恐怕还早着呢。”小禄子摇摇头，“对了，苏姐姐是南边过来的，肯定没有见过这么冷的日子吧？这才刚入冬，过些天恐怕要更冷呢，卫主子的病还没好吗？”他问的是苏谧服侍的主子——采薇宫东侧院里的才人卫清儿。

“没什么起色，过一会儿我还要去给主子领药呢。”苏谧摇摇头。卫才人今春跟自己一起入的宫，刚入宫没多久就落下了病，一直恹恹懒懒，月事不调。

“姐姐那儿的活儿怎么尽是姐姐在干，不是还有惠儿那个丫头吗？就她最懒，一直害得姐姐受累。”小禄子愤愤不平地说。

按宫中例，正六品的才人除了扫洗之类的粗使奴才外，还有两个贴身服侍的丫头，跟苏谧一起服侍卫才人的就是惠儿。

“惠儿那丫头一向这样，你又不是不知道。”苏谧道。

小禄子也是采薇宫的小太监，是服侍东后院的。东后院一直没有主子住进去，还是所空院子，只有小禄子和一个小丫头负责日常的看守打扫工作。因为住得近，才进宫没多久几人就混熟了，他算是个手脚勤快的，不时过来帮苏谧她们干点儿活。

前不久小禄子在外头的哥哥得了重病，眼看就要不行了，一家子急得不行。他们家就这两个儿子，因为日子太穷了才把弟弟卖进宫里来做了太监，还指望着哥哥传宗接代呢。苏谧知道了这件事，问明白了病情以后，开出了个方子又从卫清儿的份例里偷偷抓了几把药交给小禄子，他托人捎回家去让哥哥按方子服用，没几天竟然好了。以后小禄子就完全把苏谧当救命恩人一样看待了，常常过来帮苏谧干活。

“我看她不仅是懒，还一心想攀个高枝呢。”小禄子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瞅了瞅四周无人，压低声音道，“姐姐你不知道吧，前几天我去找我师父，你知道在他那里我看到了啥？”

苏谧看他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不禁觉得好笑，问道：“看到了什么？”

“那根白玉簪子，就是惠儿说，是什么传家之宝一直当宝贝收着的那根啊，在我师父的柜子里呢。”

苏谧心里一动，顿时明白了，在宫里身居要职的太监一个个都富得流油。例如在乾清宫当差，虽然常说伴君如伴虎，却是人们争相贿赂巴结的对象。那位九五之尊最近好去哪里？喜欢吃什么？那位得宠的云妃娘娘最近喜欢哪种颜色的衣服……在后宫这个复杂的环境里这些都是价值千金的消息。小禄子的师父韦福隆是乾清宫里侍奉茶水的管事太监，偶尔也会有一些小道消息。

“你师父又发了一笔小财吧？”苏谧打趣地问道。

“那只老土鳖，赚那么多银子还要克扣我们的份例，都留着买棺材吧。”小禄子冲着地上啐了一口，愤愤地说道。

宫里头体面点的太监都收徒弟，少则几个，多的上百。明着说是徒弟，其实就是培植自己的势力，像小禄子，一个月一半的份例银子都得孝敬给这位师父。总算他嘴甜人也机灵，派给他的差使也不算坏，在东后院里，虽说比不上伺候得宠的主子威风光鲜，但胜在轻松，比起在那些杂役房、浣衣局里头的劳



累活儿不知强上多少倍。

“小心让你师父听见把你派到冷宫那边儿啊。”苏谧忍不住打趣他。

“让他听见我也不怕。”小禄子嘴里说得轻松，却忍不住缩缩脖子往四周看了看，“不过苏姐姐，照我看，就凭惠儿那种姿色，嘿，就算真见了皇上的面也是麻绳提豆腐——提不起来，倒是换了姐姐，说不定真有这个机会。”

“胡说八道什么。”苏谧白了他一眼。

“我说的是真的，姐姐别不信，照我看就是姐姐平时不打扮，整天这么粗布衣衫的也比惠儿那个整日里头涂脂抹粉的小丫头强得多，若要真打扮起来，只怕比起现在最得宠的那位云妃娘娘也不差的。”小禄子有点急了，分辩道。

苏谧脸色一正，低声喝道：“快别说了，这种话是我们做奴才的应该说的吗？若是落到旁人耳朵里，指不定要惹出多大的祸事呢。以后万万休提。”

小禄子也自知失言，警惕地四下看了看也不敢再多说了。

片刻工夫，已经到了采薇宫东角门，苏谧从小禄子手里接过水桶，打发他回去就进了院子。

她们住的采薇宫东侧院虽说只是一宫侧院，却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正堂并两间暖阁再加奴才们住的廊间、角屋统共七八间屋子。本来是供两位低阶妃嫔居住的，当今在位的皇帝登基不过三年，后宫并不充实，因此只住了卫才人一个。便是整个采薇宫，也只住了包括主位郑贵嫔和卫才人在内的四个主子而已。

苏谧提着水桶正要进屋，正撞上一个身影快步走出，她微微后退抬头一看，正是惠儿。

惠儿一身水葱绿的宫裙，侧髻别着两朵新裁出的绢花，两滴玉耳珰垂在耳畔，脸上薄施脂粉，更衬得肌肤白皙，楚楚有致。

仔细一看其实这丫头倒真生得有几分清秀动人之处，也怨不得一门心思想要往上爬。想起刚才小禄子的话，苏谧禁不住暗自思量。

惠儿正想出去，不想会撞见苏谧，见到她手里的水桶，脸上也微觉脸红。正想说几句什么，却见苏谧正仔细打量着自己，神态间似笑非笑，心里不禁有点儿恼羞成怒起来，当即开口道：“怎么要姐姐出去打水啊？那帮奴才当真可恨。”

像打水这种力气活儿本来都是由各宫的粗使杂役奴才来承担的，但自从她们这一屋的主子卫清儿病倒了以后，刚开始这些人还算尽忠职守，待卫清儿病得久了，就开始偷懒钻空子，不找上门去指使个三五遍不见动静。到现在病了大半年以后，任她们怎么指使命令，也只是推诿拖延，上半个月命他们抬桶水，

只怕到下半个月都不见个水珠子。苏谧和惠儿两个也无计可施，骂得多了自己都嫌烦了，只好自己动手了，偏偏这个惠儿是个极好吃懒做的，于是几乎全部的活儿都落在了苏谧身上。

“不自己动手，难道还有奴才供我们使唤不成？”苏谧没好气儿地道，“谁让我们没有当主子的命呢。”

惠儿脸色微微一变，好像自己的心事被人揭穿一样，连忙转移话题道：“何必非得当什么主子呢，只要有个造化让我们能够跟个好主子，就是天大的福分了。若是我们主子能争口气儿，有云妃娘娘一分的宠，我们也好有个见天日的时候啊。上次还听说云妃娘娘那儿人手不足呢，我这个粗手笨脚的是不敢有这个想头，姐姐这么伶俐的人……”

“主子怎么样，岂是我们这些人能议论的。”苏谧心下厌烦，淡淡地打断她，转身放下水桶，进了屋。

惠儿被噎了一句心里也不痛快，自顾出门去了，刚走到门口又想起什么的回头道：“郑贵嫔那里的香萝姐姐刚才过来了，说这个月的份例已经下来了，劳烦姐姐去一趟领过来。”说罢转身走了。

苏谧进了屋拨旺炉火，把水烧上，端起温热的药掀起帘子进了里屋暖阁。

卫清儿正斜倚在床头，任何人见到她最先想到的一定是，这是一朵枯萎的花。她的脸色灰白，原本丰润秀美的双颊消瘦得厉害，眼睛更是毫无神采。

“主子已经醒了啊？”苏谧把药放在床头。

“别叫我什么主子了，阿谧，就像以前那样叫我吧。”卫清儿开口道，她只有声音还是如以前那般清丽。

“好了，清儿，正好起来吃药了。”知道拗不过她，苏谧略一迟疑就依言改了称呼，一边扶她坐了起来。

“我这病只怕是好不了了，任吃多少药都是泼在沙里。”卫清儿摇摇头道，“能早走一天也是福气了，反倒害得你跟着我一起受这份罪。”

苏谧不禁一怔，立时明白刚才惠儿的话只怕都让她听见了。

“别听惠儿那小蹄子瞎嚷嚷，不过是因为水土不服而已，过了这个冬天就没事了。”苏谧安慰她道。

卫清儿依然摇摇头沉默不语。看着卫清儿灰白的脸色，苏谧心绪一阵烦乱，干脆放下药碗，正色道：“清儿，左右不过是奴才的一句话，何苦往心里去。你心里若能放开些，这病也不至于到今天了，你我姐妹如今在宫里虽说孤苦伶仃，但相互也好有个照应……”苏谧口上说个不停，那边见卫清儿神色却是恹恹沉闷，知道她是半点儿都没有听进去。



苏谧也无计可施，干脆住了口。她知道卫清儿的心结在哪里，平日里头劝过多少回都不见一点儿成效，自问没有能力解得开了，更何况她自己的心结尚且没人来解呢。

“先把药喝了再说。”苏谧端起碗服侍卫清儿把药喝了，又让她躺下，掖好被角。

望着卫清儿灰白的脸色，苏谧心神一阵恍惚，她依稀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眼前这个女孩的景色。

那是四年前的时候，十二岁的她拉着义父的手，走进了卫国的王宫。义父是来给皇上的妃子、那位美丽又病弱的柔妃娘娘治病的。走在长长的回廊里，她一边惊叹着皇宫原来是这么美丽的地方，一边对着义父撒娇地要求，阿谧也想要住在这里。

义父又好笑又无奈地刮了刮她的小鼻子。这时候，她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欢笑声，她转过头去，看见在不远处的嫩绿的草地上，几个和她一般大小的女孩子正在踢着毽子。她一眼就看见当中的是个穿红衣的，娇嫩俏丽的脸庞微微挂着几滴晶莹的汗珠，一边大声笑着，一边数着数。在绿树掩映的早春三月的阳光之下，更加鲜活生动。义父拉着她的手继续向前走着，一转眼树木的枝丫就遮盖了她们活泼的身影。苏谧微微有些怅然又有点羡慕了，那个毽子做得好漂亮啊，义父打来的锦鸡也没有这么鲜亮的羽毛。

到了柔妃的宫室，她见到了这个据说是娘亲好友的柔妃娘娘。她是个温婉如水的女子，生得很美。她暗自拿眼前的这位娘娘与娘亲还有义母比较，觉得还是娘亲更漂亮一些。实际上她还从来没有见过比娘亲更美丽的女子，义母也生得很美，但是比起娘亲来还是略略差了那么一点儿，不过比眼前这个柔妃娘娘还是强了那么一点儿的。

她正在比较着，一张粉雕玉琢的小脸从柔妃身后探出，一对明亮亮的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她。正是刚才在花园里见到的那个红衣小女孩。后来苏谧才知道她就是柔妃的女儿，颐清帝姬卫清儿。

柔妃的顽疾是早年留下来的病，时不时地复发，义父也觉得颇为棘手，为了医治方便，柔妃为他们在宫里太医院找了间房子暂时住了下来。

不久苏谧就和卫清儿熟悉了，卫清儿虽然贵为帝姬，却从来没有金枝玉叶那种娇贵傲慢看不起人的脾气，性子天真烂漫，调皮好动，而且卫国只是个小国，宫里面也没有那么多的规矩，两人便时常在一起玩乐游戏。待柔妃的病症愈了，苏谧要离开时，已经成为好友的两人都有些恋恋不舍。

柔妃见状便提议苏谧留下来算了，正好颐清帝姬今年刚满十二岁，依宫里的规矩正该找一位伴读了。于是苏谧便留在了宫里，跟这个圆脸活泼的女孩相伴。

直到四年后，大齐的精兵良将破城灭国，长驱直入，作为南方众多小国之一的卫国亡了国。包括卫清儿在内的众多帝姬、宗姬女子作为战利品被押送入大齐的京城。

一夕之间，属于这些女子的世界完全颠倒了，她们甚至来不及作出任何选择，事实上她们也没有选择的机会。或者赏赐给有功的将士，或者充入君王的后宫，她们所能够做的，只不过是静静等待命运或者残忍、或者相对温和的安排而已。

卫清儿与另外几名姿容最为出众的女孩被选入后宫，苏谧作为卫清儿的贴身侍女也被带进了宫廷。

她们是在今年三月入了大齐的皇宫，刚进宫卫清儿就病倒了。苏谧明白，从一个金枝玉叶不谙世事的帝姬，到国破家亡遭遇的痛苦已经把她压垮了，尤其是她的母亲柔妃在被押送进京的路上就不堪忍受折磨而病逝了，更让卫清儿失去了最后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苏谧常常想，若不是因为这场病，恐怕卫清儿未必能活到现在。

在这个各方势力盘根错节的后宫里，作为亡国女子的她们是最无倚仗的一群人。一同进宫的几位女子，比较得宠的几个，比卫清儿大一岁的颐安帝姬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失足落水身亡；颐玉帝姬小产身亡；还有一位宗姬因为言语不慎，触怒皇后而被打入冷宫，不久也死掉了。剩下的几人，都是在小心翼翼、谨慎惶恐中度日。对她们来说，皇帝的宠爱与其说是恩德，不如说是催命符。

做主子的尚且如此，何况像苏谧这样作为附属品被带进宫里的奴才呢。至少她就知道一个，颐玉帝姬身边的坠儿，原本在卫国皇宫的时候也时常过来找她们一起玩儿的女孩子，因为被皇上无意间临幸了一次，不久就被找了个错处活活打死了。

苏谧无意识地用钩子拨弄着炉灰，她自小跟着义父学医，义父的医术又是当世无双，卫清儿的病她早已经看出，恐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这样也好，有时她忍不住这样想，等卫清儿去了，她在这个世上的牵挂又少了一个。不……应该说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牵挂的了。

她忍不住冷笑起来，一半自嘲，一半苦涩，苏谧啊苏谧，你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

她扔掉手里的火钩，去柜子里拿出毛巾皂豆，端起烧热的水，进了里屋。
她现在所能做的，也不过是让卫清儿在剩下的日子里尽量舒服些。

第一重 宫闱深深 道阻且长



第一章 冬雪伊始

第二章 生辰之议

郑贵嫔是采薇宫的主位，居正殿，虽然是位列正三品的十二贵嫔之一，却也是失宠已久了。

原本各宫妃嫔的月例，都是由内务府派人直接送到每一位主子手里的，采薇宫合宫上下几个主子没有一个得些宠爱的。便是位分最高的郑贵嫔一年到头见到皇上的次数也不过三五次，而且还都是在逢年过节后宫的筵席上。内务府自然也懈怠起来，每次的月例，都是把全宫上下的供给一齐送到郑贵嫔那里，随个人去领。当然，克扣一些是少不了的。

10

苏谥进了采薇殿，小丫头领着她进了后角屋，一进门桌子上放着红纸包着的银锭子，几包散开的铜钱和两个小箱子，郑贵嫔身边得力的大丫头香萝正在数着。床上还堆了一堆的绛罗绸缎，五光十色的，住在西后院里的常在郝盈春，带着身边的丫头正在那里翻拣，猛地一抬头看见苏谥进来，脸上忍不住一红。

各宫室定例由内务府送至，但也是有一定的规矩的。总是先送位分高的，再是位分低的。平时逢年过节的赏赐下来，也是先由上面的娘娘们先挑，然后才一层一层地递下来。

整个采薇宫，除了一宫主位的郑贵嫔，就属卫清儿的才人位分最高，只是她从未承宠，而且又病恹恹的，整天连床都下不了，众人难免存了轻视之意，行事全无顾忌。这个郝常在却是个羞怯懦弱、胆小怕事的主儿，此时见苏谥进来难免心虚。

苏谥哪里有心计较这些，朝她略略行了个礼便转头看向香萝。

不等她发问，香萝已走过来拉住她笑道：“我们刚才念叨着你呢，正说着别是惠儿那个小蹄子把正事儿给忘了，可巧你就来了。你们主子的病可好些了？我们娘娘今个儿早上还惦记着要去看看卫才人呢，又恐怕吵吵闹闹耽搁了她养病。唉，卫才人年纪轻轻怎么就……”说着叹了两口气，“真是劳累妹妹了。”

“贵嫔娘娘打理采薇宫，事务繁多，姐姐伺候娘娘日夜劳苦都不辞辛苦，我们干些微小事又岂敢承姐姐一句劳累呢，再说我们能伺候卫主子是我们的福分，



哪里会有什么劳苦？何况又有贵娘娘一直福泽庇佑，还请姐姐待会儿见到娘娘代我们主子谢过娘娘的心意。”苏谧连忙正色道。

香萝是郑贵嫔从家里带进来的家生丫头，是她的心腹。在采薇宫里，便是寻常主子，像郝常在之流也对她客气几分，苏谧自然不会失礼。

“难怪香霖也常说你是个极懂事又明理的，卫才人也是好福气能得你服侍。你们那儿吃穿用度若有什么缺的只管来找姐姐我。”香萝一边说着，一边拉着苏谧的手来到桌子前，指着桌子上的银钱，道，“这是内务府刚送过来的这个月的份例，比照往常，卫才人是一个月三两月例银子的。唉，内务府说这个月前线战事吃紧，偏偏年关将近，又要置办年货准备内廷的各项宴会，还有太后的生辰大典又近了，处处都要用钱，一时紧张，只好先挪用一部分，待过一阵子再差人补送过来。”一边说着，一边称出一两银子并数出三十个铜钱交给苏谧。

过几天差人补送？那简直是笑话了，除非哪一天卫清儿忽然病好了，而且又得了宠，这些被克扣的银子才会一文不缺，甚至加倍地补送回来，而且那些战事宴会大典……这些让内务府上下“头疼”的名目，也自然而然地再也不会传到她们的耳朵里。

“呸，这群杀千刀的，也不想想卫主子正病着，虽说宫里头看病吃药自有太医料理，费不着银子，但也不是这么个克扣法的。”香萝也愤愤地骂了两句。

苏谧却忍不住要冷笑，这被扣去的一两银子并七十个铜钱，恐怕至少有一半是留在郑贵嫔手里的。内务府纵然是克扣，也不敢克扣这么多，只剩下不到一半了。

香萝又打开那两个小箱子，一个箱子里红红绿绿，装的是各色精巧细致的绢花，另一个里面金光闪耀，是几支金钗珠玉。

“这是尚服局为庆新年特地新制的堆纱绢花，一并分到各宫。卫主子为正六品，应领十朵。你自个儿挑合意的就行。这一个是皇后娘娘为新年给各宫主子的赏赐，三品以上金钗两支、珠花两朵，六品以上金钗、珠花各一样，六品以下只有一支金钗。卫才人的你也一并挑出来吧。”

苏谧依言挑出十朵绢花，一支比目点翠金钗并一朵白玉镶银攒蕊珠花。

香萝又走到床边，道：“这是这个月份例的料子，按照旧例内制的缎子一匹，再加上年关上裁制新衣，又添了苏州织造进贡的明丝缎子一匹。”

苏谧看着那几匹布料，因为是年关上用的，颜色尽都是大红大绿的，花纹也是织金描红，极尽喜庆浓艳，明晃晃地让人看着刺眼、头晕。

她随便依例挑了两匹，就待告辞离开，香萝却又拉住她道：“妹妹先别忙着走。”一边叫过一个门外伺候的小丫头，命她替苏谧搬回去。

“妹妹且留一下，我这里还有一件要紧事要与妹妹商量。”说着与郝常在打声招呼便拉着苏谧进了内室。

“妹妹可知这个月十三是什么日子？”香萝开口问道。

“怨妹妹学浅，还请姐姐告知。”苏谧摇头道。

“那一天正是云妃娘娘的生辰。唉，原本也不是什么重要的日子，本来……虽说云妃娘娘眼下圣眷正隆，可素来与我们也没有什么交情，本来是不用理会的。可是听说因为上个月娘娘小产之后一直闷闷不乐，皇上为了能够让她释怀，这次生辰特意下了旨意，旨令内务府大办，要六宫同庆呢。”香萝说着撇撇嘴。

苏谧转念一想，立时明白了。

云妃曲怡然是如今皇上的宠妃，自从去年入宫以来，一直圣眷不衰，宠冠后宫。仅仅不到两年的时间，就从正六品的美人晋封到正二品的六妃之一，甚至皇上一度想将其册封为从一品的四妃之一，只因云妃出身太低，众臣劝谏，而且连当今的太后亲自出面阻止这才作罢。

云妃风头一时无二，见风投效、逢迎拍马之辈自然趋之若鹜。可这位万千宠爱在一身的云妃娘娘却偏偏是个极其孤傲清冷的性子，对送上门去拜望讨好的各色人等皆不假辞色，对宫中各种筵席应酬皆冷冷淡淡，甚至听说她对待当今的圣上也都是颇有傲气的。

当初她册嫔位的时候皇上知道她生性酷爱莲花，又爱其色若芙蕖，所以皇上专门为她赐封号为“莲”。原本后宫中便有很多人对她出身低微却得到如此盛宠而颇有微辞，封号颁下之后不久，就有人暗暗传言道：“莲者，廉也，正好配上这位新近特宠生骄的莲嫔卑贱的出身。”这些话传到莲嫔的耳中，她竟然立刻上表向皇上请辞封号，皇上细问之下得知这些谣言后勃然大怒，严惩传言的相关人等，而对于云妃请辞封号这种冒犯天威的举动不仅没有责怪，反而赞其“言观贞直”，并依言改其封号为“云”，甚至连曲怡然的父亲——一个屡试不中的老秀才，都破格恩典赐同举人出身，授府厅照磨。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自此宠爱不衰，历迁经娥、婕妤、贵嫔，更在今秋时因为怀有龙裔，进位为妃，可惜皇嗣还不到三个月就在上个月流产了。原本以为一旦失去龙裔，云妃没了倚仗，宠爱必定大不如从前，可从今天的消息看来，恐怕这宠眷不降反升了。

集宠于一身，亦是集怨于一身。

因为云妃一直独占圣宠，又丝毫不顾念“姐妹之情”，后宫之中对其多有不满，只是碍于其声势，不敢声张而已。